

《黑雪》系列

叶雨蒙 著

黑雨

——出兵朝鲜纪实之三



《黑雪》系列

黑 雨

——《出兵朝鲜纪实》之三

叶雨蒙

济南出版社

1991年·济南

黑 雨 ——《出兵朝鲜纪实》之三

叶雨蒙 著

责任编辑:杨剑鸣 李安林
济南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经二路 182 号)

封面设计:李兆虬
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25
字数:185 千字

1991 年 6 月第 1 版
199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册

ISBN7—80572—423—7/I·49

定价:4.60 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
为了与苏联划分对朝鲜半岛联合实施军事占领和对日军受降的区域，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不知名的陆军上校仓促地选中了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分界线，于是，这条将朝鲜一分为二的三八线后来便闻名世界，而且几乎成为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作者手记

目 录

- 第一章** 入朝后，志愿军总部几次迁移都是由北向南，这次却是由南向北 (1)
- 第二章** 风雨里露营，战士们只得将身子贴树干捆好，站着睡觉 (19)
- 第三章** 三登被炸，似乎给彭德怀乐观的心情投下一层阴影 (35)
- 第四章** 昏黑的夜色中，傅崇碧和徐信亲自到临津江边探查水情 (49)
- 第五章** 英二十九旅准备的圣乔治日祝祭场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65)
- 第六章** 六十四军没有完成穿插任务，军政委两次痉挛，痛苦异常 (83)
- 第七章** 彭德怀令十九兵团西线佯攻，令九兵团和三兵团夜行晓宿，挥师向东 (99)
- 第八章** 当志司将收兵回撤的电令发往各部之际，巨大的阴影已然降临 (115)

第九章	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年 轻的军长遇到从未有过的沉重压 力	(131)
第十章	郑其贵明白了：从此，做为 师长的他，连同他身后丢下的万 余官兵，将不复存在	(155)
第十一章	灰蒙蒙的雨空中，被炮火 掀起的碎石泥土哗哗飘落，一 如降下漫天的黑雨	(175)
第十二章	阿尔蒙德说：你让这些战 车尽管向前冲，直到你碰上第 一个地雷！	(193)
第十三章	为坚守铁原，彭德怀破釜 沉舟，不惜将六十三军打光	(213)
第十四章	队伍撤离的脚步匆忙而杂 乱，人们再没有向后回头	(231)
第十五章	从三八线开始，在三八线 结束——历史完成了一个螺旋 形的圆	(251)
后 记		(267)

第 一 章

入朝后，志愿军总部几次迁移都是由北向南，这次却是由南向北



一九五一年三月底四月初的那些日子，在三八线以南漫长数百里的战线上，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但已成强弩之末。在我志愿军邓华集团、韩先楚集团和朝鲜人民军金雄集团的顽强阻击下，敌军的攻进越来越滞缓，加之我第二番参战部队十九兵团和九兵团部队相继投入防御，终于使战线稳定下来。

与敌方缓慢的推进相比，我方则进入了大规模进攻战役前的紧张准备。连日来，新入朝的志愿军三兵团所属之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军正日夜兼程向三八线开进。我九兵团和十九兵团主力也加速调往预定出击地域。

入夜，在三八线以北各条公路上，我方的部队和运送辎重的汽车、大车以及炮兵部队的火炮络绎不绝地由北向南开进。敌机在照明弹照射下，一批又一批地俯冲，投弹、扫射、企图将我运输线切断……

在朝鲜战场，没有前方和后方——血与火的较量无处不在。而且，战争与战争之间也没有真正的间歇。你要休整，敌方要进攻，不让你休整；而敌方的攻势疲惫了，我方的攻势早已在筹划之中。战争在按照它自身的规律进行。

一场大规模的残酷厮杀即将来临。这就是中朝一方酝酿已久的春季决战，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较量。

四月六日早晨，在金化东北方向几公里处的上甘岭，四野静悄悄的。山坡上，沟谷里，那些几经战火后残留下来的树木和灌丛已悄然蒙上一层淡淡的新绿。春日的和风轻轻拂过那些鱼鳞般遍布山野的炸弹坑和村庄的废墟，一如翩翩而来的天使，在用她那纤柔的手指和飘舞的裙裾抚弄着大地女儿躯体上的创伤……一九五一年的春天真是姗姗来迟呵……

然而，这种宁静的早晨毕竟是短暂的，随着最初一批敌机穿越云层而来的轰鸣声，爆炸声又接续而起；而在金化以南，敌军攻进的炮火声已越来越近了。

——就在这几乎是接敌前线的上甘岭，在一座宽敞的金矿洞里，彭德怀正在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部署即将发起的第五次战役。

各路将领汇聚一堂：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还有绝大部分志愿军参战部队的军长、政委们。

洞壁上方张挂着巨幅作战地图，那些经参谋人员标示在图上的红色圆圈、箭头和锯齿线，将我军各部的配置地域和攻进线路准确地显示出来。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新入朝的各路将领们都急欲在朝鲜战场一显身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彭德怀环视着与会的几十位高级将领们。这些人有些他很熟悉，但也有些不太相熟抑或是比较陌生。从红军初创时期开始，经过历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二十多年来，在南北征战的各个战场上，我军成长起一大批智勇双全、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传奇故事，而所有这些传奇故事相加，便构成了我们的革命战争历

史。然而，由于彭德怀身居高位，且部队一再改编、合并、调迁，何而况在战事频仍的年代，将领们的擢升，调离亦很频繁，那种若干年前，还是彭德怀属下一个不知名的连长、营长的人，忽然已成为某个野战军的纵队司令员的事并不少见。所以，彭德怀对新入朝的一些部队将领并不相熟是很自然的。不过，不论这些面孔他是否熟悉，他却知道，一查“家谱”，这些将领们准和他有着这时或那时的隶属渊源。简单地说，彭德怀可能不认识与会的一些将领，而这些将领们却没有谁不认识彭德怀的……现在，彭德怀环视着与会的几十位指挥员，从众人凝望着他的尊敬与信赖的目光里，同样生出一种亲切和信赖之情。

是啊，这些在座的诸位将领，便是我志愿军各个部队的灵魂，首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眼前猛将如云，战局的改观已可预见。

但是，彭德怀司令员此刻丝毫没有轻松之感。

自一月二十五日，敌人突然发动反攻以来，我方主动权逐步丧失。虽经横城反击一战，迫敌停止进攻十几天，但砥平里受挫，汉江南岸我三十八军和五十军亦受重创，我军不得不采取运动防御，逐步撤向三八线以北。让彭德怀感到欣慰的是，我第一番参战部队各部逐山逐水英勇阻击敌人，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了第二番部队进入朝鲜，开上三八线附近，为春季决战创造了条件。

但时间非常紧迫，第五次战役迫在眉睫，按毛泽东和军委原作战方针，春季决战拟定于四月上旬或中旬。后彭德怀考虑三兵团和九兵团不可能按时到达集结位置；十九兵团虽可到位，但因补入新兵多，必须进行一段时间的战前训练；加之战役必须之物资难以运抵，因此彭德怀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决定

将战役发起时间推到五月上旬。然而，战争是两种活的力量
的冲突和较量。在考虑我方进攻发起时间时，必须相应考虑敌方
的作战企图。目前，敌海军大大加强了对我元山、新浦和清津
诸港的炮击，封锁和对沿海岛屿的侦察、袭扰活动。同时，敌人
正在增调援兵，拟将两个国民警卫师调赴日本，准备增援朝鲜
战场，南朝鲜至少有两个师约三万余人在日本加紧训练，装备
美械。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在加紧登陆准备。登陆地点极有可
能在东海岸的通州、元山地区，以配合其陆军的正面进攻……
如此，我军的战役进攻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应抢在敌军登陆
之前，破坏敌人的战略企图。

彭德怀决心将第五次战役发起时间提前到四月二十日左
右。并且，他对这一部署的正确性毫不怀疑。

早在三月初，彭德怀由朝鲜战场亲自回北京向毛泽东主
席述职后，中央便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制定了坚持长期作
战，轮番作战的方针。毛泽东亲口对彭德怀说：能速胜则速胜，
不能速胜则缓胜。那么，究竟能不能速胜呢？中央对此并无明
确意见。按中央的战略方针：“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那就是说，中央认为，朝鲜战争并非没有短期解决的可能。基
于此点认识，毛泽东主席向志愿军提出如下任务：“……我们
计划在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
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建制部队数万人，然
后再向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现在，我第二番参战部队正
在开上三八线，而敌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进攻已很疲劳，伤亡还
未补充，部队不甚充实，且后备部队尚未来到，抓紧这个时机
向立足未稳之敌大举出击，消灭敌人几个师的建制，以加速朝
鲜问题的尽快解决……不然，我军动作慢了，坐失良机，等敌

人援军开上来，加之海上两栖登陆，势必逼迫我军两面作战，让我处于不利境地。

——彭德怀的想法自有其道理，然而后来战局发展的结果证明，在敌人陆海空现代化装备的优势面前，我军过分乐观于敌军怕死、缺乏近战、夜战能力的弱点，而对我军的弱点研究重视不够，致使战事并未按照我方的预想发展。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尚不具备对敌人进行大规模歼灭战的能力。遗憾的是，这一正确认识却是在我军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之后得出的，而不是在这之前。

现在——四月六日上午，在上甘岭志司驻地的金矿洞里，彭德怀面对各路高级将领一张张急切求战的脸孔，重重地咳了一声，用他那浓重而略带沙哑的湖南口音敲响了这次重要会议的开场锣鼓：

“大家安静喽，会议开始。这是我们志愿军第五次党委会。这次增加了不少新入朝的同志——三兵团的，十九兵团的。但有些同志因故未到会，比如陈赓在大连养病，还有六十军和三十八军的同志……到目前为止，我们四个野战军都有部队开上来了，各路人马来到，有一好比，比思想，比作风，比完成作战任务。大家知道，美帝搞了些仆从国来侵略朝鲜，号称联合国军。其实，我们志愿军才是真正的联合军，我们一个兵团驻的地区比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地盘都要大。大家是从各地区汇集起来的，来之前，我们中不少同志是不认识的，各部队的作战特点也不一样。为了抗美援朝，我们走到一起，那就要真正地联合，不仅是形式上的联合，重要是思想上要联合，作战中要密切配合，协同一致……”

“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作战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解决一些其

它问题，如后勤运输问题，三八线以南有三百里无粮区，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有敌后如何配合作战问题——不是战略的配合，而是战役的配合……志愿军入朝已经五个月了，五个月以来，我们在不同情况下进行了四个战役……”

彭德怀司令员回顾了前四个战役的情况，并分析了敌情，得出结论：

“……目前敌已全部进到三八线，如继续大进，对我最有利；如小进主力不进，对我现在有利；如敌停止不进，准备半月二十天，我们就要严密注意。依我看，敌人如七至十天不大进，我各兵团集结好了，就比较好打……要打嘛最好现在打，因敌很疲劳，后备军还未增上，但我方恐准备不及，事实上做不到。十五日不超过二十日打比较好，再迟就不太好喽……打法上准备分两步：第一步，由四十军抗击金化北五圣山线，以三十九军隔开东线敌向西的增援。九兵团二十军和二十七军从金化突击伪六师、英二十七旅，其次攻击土耳其旅和美二十四师。三兵团从朔宁向美三师突击，并钳制美二十五师。十九兵团从现集结地出议政府、加平，最好歼灭伪一师和英二十九旅，如西线消灭敌两个师，东线敌可能退却。第二步，再以九兵团出横城、春川，以三兵团出利浦长湖院里，以十九兵团及人民军一军团出议政府，汉城……三兵团目前正在开进途中，一定要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集结完毕。怎么样王近山？能不能保证按时集结到位？”

“放心吧彭总，”王近山叫道，“十三号以前，保证集结完！”

“那好！”彭德怀又转对宋时轮和杨得志询问，“你们看，二十号左右发起攻击行不行？”

“三兵团都没问题，我们早入朝两个月，更没有问题！”杨

得志回答。

“我们也没有问题，”宋时轮站起来，“二十号以前保证做好攻击准备！”

“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彭德怀大手一挥，“这次我们一定要胜利，要准备五万人的伤亡，消灭它几个师！一定要执行纪律，严格执行命令，负责干部必须严肃认真，不能马马虎虎，要上下一致，讲真话。我们之间感情的基础，就是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做得不好，感情不好！……下面，大家对这个仗的打法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谈谈。要利用时间对部队进行战术教育——这个问题请解方参谋长说说；物资的准备，如何克服三百里无粮区，请后勤周纯全部长说说；各兵团的作战准备情况，也请大家扼要讲一下；还有人民军五军团的准备情况，请金雄和朴一禹讲讲，让志愿军同志知道一下。大家可以畅舒己见，讲真话……”

.....

二

会议结束时，已是黄昏时分。各兵团和各军的领导同志匆匆吃了点饭，之后星夜兼程赶回各自的部队。

傍晚时分，彭德怀登上了驻地一处高坡向南眺望。那时候，敌军已逼近金化以南十几公里处。前方炮声隆隆可闻，而敌军的探照灯那巨大的光柱，已射到上甘岭上空。

“他娘的，攻了两个多月还是这么张狂，气势汹汹哟！”彭德怀皱着眉头骂道：“有狗日的好看的！”

“彭总！彭总！”作战处长丁甘如气喘吁吁地赶来，“敌人逼

近金化南边了，邓副司令他们让你快撤离……”

“急么子！”彭德怀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让他们先走！”

“彭总，你若不走，他们都不肯走，”丁甘如劝道，“你老总是总司令，他们都担心你的安全，敌人的飞机太凶哟！”

“怕什么！哼，美国飞行员又不认识我彭德怀……”彭德怀继续向南眺望，“我倒是要亲眼见识见识联合国军的攻势……”

“唉，彭总，指挥部向后移，也不影响指挥嘛……”丁甘如有些为难。

“机关都转移了吗？”

“都转移了。”丁甘如回答“政治部和报社前天就开始向空寺洞转移，司令部机关今天也转移了……就剩你们几个主要领导了——司令员、副司令员不赶去指挥，机关也不好开展工作呀，这边电台都转移啦……”

“那好，我们走！”彭德怀答应着，但就是不动脚步，两眼依然向南观察着。

“彭总，这条沟北边无公路，公路要过中下甘岭两个村子，从南沟口出去，再迟了，敌人一过金化，南沟口就被堵了……北沟口无法通车，那样，车辆辎重就会要丢掉了！”丁甘如焦急地说道，恨不得上前拉住彭德怀，将他拖走。

“我知道这些，”彭德怀叹了一口气“我是想，从去年入朝以后，我们志愿军总部搬了几次家，先是在大榆洞，后来又到德川以南的玉泉，接着又移到君子里，又从君子里前移到上甘岭……几次搬家，都是由北向南前进，就是这一回搬家，是由南向北喽……”

“唉，没有北就没有南，”丁甘如说，“这次向北，下次再向

南……”

“那就要看我们下一仗打得怎么样了……”彭德怀道，“这次新入朝的部队求战心切，但也有的人对敌人估计过低，想着一筒牙膏用不完就可以回国，太轻敌……好，我们走，去伊川以北的空寺洞。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当夜，志愿军司令部领导同志全部撤离上甘岭。为了防止一旦发生意外同时牺牲，总部领导分批转移。

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是最后一批离开上甘岭的。那时已过子夜，寒气逼人，当他的吉普车驶过南沟口而调头折向西北的时候，他又透过车窗玻璃，向金化方向眺了最后一眼。

南边夜空已静寂下来，只偶尔响起一两声冷枪；只是那巨大的探照灯光束依然扫来扫去。邓华回身在车上坐稳，将披着的大衣裹裹紧。车身的颠簸更加重了他的疲劳，他眯合着双眼仰靠在座位上，试图休息一下连日来紧张过份的神经。

刚刚结束的志愿军党委会议应当说是开得很有实效的。第一番参战部队和刚刚开上来的第二番参战部队的高级将领们，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主持下，回顾了前四个战役我军对敌作战的经验和教训，相互交流了情况，讨论并明确了下一战役的作战部署和战役企图，规定了各自的任务，并就完成任务的各种准备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大家摩拳擦掌，斗志高昂，试图在未来的大战中一显身手……

然而，邓华心中还是感到不踏实，一种感觉时时袭上他的心头，而他却搞不清这感觉究竟从何而来。

是不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展，志愿军参战部队不断增多，已由最初自己率领的十三兵团，扩展为九兵团、十九兵